

撕裂子弹



〔美〕 L·A·班克斯 著

张愉 译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蜕变的是身体，不包括灵魂。
反转的是战局，也包括爱情。

BITE THE BULLET

血腥之月

CRIMSON
MOON

II

BITE THE BULLET

血腥之月 Ⅱ 撕裂子弹

[美] L·A·班克斯 著
张愉 译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血腥之月. 撕裂子弹 / (美) 班克斯 (Banks, L.A.) 著; 张愉译. —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2

ISBN 978-7-224-10024-2

I. ①血… II. ①班…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00996 号

Bite the Bullet © 2008 by Leslie Esdaile Banks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 St. Martin's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2 by Sha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25—2009—146 号

BITE THE BULLET 血腥之月·撕裂子弹

作 者 (美) L·A·班克斯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发货联系电话 (传真): (010) 88203378

印 刷 北京兴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32 开 9.875 印张

字 数 209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10024-2

定 价 22.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7
第三章	29
第四章	42
第五章	54
第六章	70
第七章	84
第八章	102
第九章	114
第十章	126
第十一章	140

第十二章	151
第十三章	161
第十四章	173
第十五章	185
第十六章	197
第十七章	210
第十八章	223
第十九章	239
第二十章	257
第二十一章	268
第二十二章	284
后记	296

第一章

沿加拿大边境的西北荒野

一声嘶嚎企图从她的喉咙里冲出来，但被她硬生生压了下去，直到肺里感觉像要爆裂开。她的人性拒绝给体内挣扎的狼性以自由，不能如此放纵它。

萨莎舔了舔嘴唇，试图在月圆之前，在激情涌动之前找回曾经的萨莎·特鲁多中尉。有马克斯·亨特在身边，她的狼性与人性自我之间的分界线越发模糊起来。他们必须找到费舍和伍兹，他们是超自然生物控制小组仅剩的两名队员了。信使，她讨厌这个称呼，宁愿称他们为朋友。

包裹在厚重衣服下面的身体被汗水浸透了。夜晚冰凉的空气拂过脸上感觉很舒适。亨特告诉过她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他的外祖父银鹰也说过。身为影者狼头领的伴侣，亨特知道会发生什么；作为

她的爱人，他也警告过她。但那只是几句话——只有亲身经历过才会明白其中的含义。他们也是这么说的。但他们毕竟是男人，又怎么能描述清楚一个女人在情欲高涨时从人变成狼所体验到的那种火热呢？他们所传达的只是二手的信息，他们自己根本就没有概念，那种疯狂是难以用言语描述的。

再说，月亮正如一轮光芒四射的圆盘高高挂在头顶，让她无处逃避。萨莎不再奔跑，闭紧眼睛，大口喘息着。突如其来的想要变成狼的感觉逼近了皮肤表层，压制着她的理性。忽然间，背上的背包变得无比沉重起来，与身上穿的外套、保暖内衣、靴子和牛仔裤一样变成了繁重的附属物，令她窒息。厚厚的织物限制住她的肢体，让她烦躁得想要尖叫。吃力的喘息声充斥着她的耳膜，那是她的呼吸。古朴大地上清新而纯净的气息直冲她的鼻窦，令她张开嘴大口地吸气。

“萨莎……宝贝，随它去吧。”亨特大踏步来到她身边，低沉、性感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

“不！”她大喊道，抱着自己，弯下腰，喘息得更加厉害。

“顺其自然，这只是——”

她警告般的低吼打断了他的话，“我想要控制住自己！”泪水涌上了眼眶，但她坚决不肯让它们流出来，“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我是个军人！”

亨特点点头，退开几步，靠在一棵树旁，把自己隐藏在树影之中。那是他本能的动作，他似乎晓得自己在这场只会让她更加暴躁，她也为他与生俱来的理解力而心生感激。

萨莎瞥了一眼他待的地方，然后为自己再也看不见他而长出了

一口气。当风向骤转，难以捕捉到他完美而粗重的男性气息或者他落在雪地上从容的脚步声时，那股穿透她脊梁骨的战栗终于止住了。看到他高大挺拔的身躯从阴影中显现，她的身体又是一阵震颤。

当他乌黑的长马尾在奔跑中散落成起伏的波浪披在厚实的肩膀上，她的心里一动……可是那也比不上他粗犷脸上的表情以及琥珀色镶边的瞳孔中流露出的关切目光。融入阴影时，他不经意地舔了一下性感的下唇，她几乎要扑进他的怀抱。但是，不行，她必须保持自制，集中精力完成任务。不论是不是影者狼，她都有工作要做。

她需要时间和距离来振作自己。她慢慢直起身来，仰起下巴，目视远方，背朝向他。她甚至不愿意看着他去的方向。可这又有什么用？要知道他正看着她并不是什么难事。她几乎能感觉到他热辣辣的目光刺穿了她的后背。一整个晚上他都这么看着她。

管他呢，她可是个接受过军事训练的特种兵，一个战斗机器。萨莎一边提醒自己，一边开始踱步。作为超自然生物控制小组的组长——队里最优秀的成员。是唯一一个能逃过那疯狂的月光之劫而活下来的基因错误。手下的两个人仍然在影者狼的领地里躲避着雷达的搜索，她必须把他们弄出来。生物联合委员会难得在狂欢节后的月圆之日在新奥尔良召开一次国际性会议，每一种超自然生物都会出席——她必须做好准备，保持敏锐，收集情报。被感染的狼人病毒还在黑市上流行。如今她已经学会了如何辨认其他的狼，再加上精灵、仙子、龙和其他的超自然生物，总有人会开口的。

该死的月亮，还有她体内的基因缺陷！尽管有身为双重间谍的巨大压力，但是狼性是可以控制的，部落长老是这么说的！精神高于物质。这是她的种族千年来得以隐蔽的唯一方法。他们与他们所

追捕的感染了病毒的狼人不同。那些狼人都是令人憎恶的不法之徒，他们吃人肉，只能根据月亮的阴晴圆缺变形，别无选择。而影者狼因变形所引起的不适终会过去的。

萨莎扯下风帽，用手指梳了梳头发，惊愕地发现头发在奔跑中变密了。她闭上眼睛，抬头面向天空中那轮银盘，浑身一抖。

“在你发情的时候，感觉是不一样的，宝贝。”阴影中传来一阵低低的声音。

“你懂什么？滚一边去！”她喊道，随着亨特的声音跟着他打转。

“只是一种选择，希望你能予以考虑。”

萨莎吼了几声。如果马克斯·亨特嘲笑她的话，她一定会朝他的咽喉扑上去。

“上次之后我告诉过你，在远离我的人、你的人和整个部落之前，绝不可能发生什么事。”

“好吧，很抱歉。”亨特开心的语气让她怒不可遏，“你是打算再跑一会儿还是就地安营扎寨？”

“我希望今天晚上，而不是明天，抵达影者部落的营地。”她厉声说道。

“不是什么明智之举。”他干脆地说，双手抱在胸前，走出了阴影，“你得让你的状态……缓解下来。”

“我的状态？”她感到两只手慢慢攥成了拳头。

他点点头，盯着她的手，“你这么漂亮的女人，处在这种状态下，很可能让我杀死自己的手下。”

她朝他竖起了中指，几乎咆哮起来，得到的反应却是他灿烂的笑容。

“喔，没错。”他傻笑着说，“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是二十英里多点儿！全速前进的话，我们能在天亮前赶到！”

她开始在一排大树前走来走去，沮丧不已，“要是你以为我闻起来像个四处留味的骚货，还要进入你最要好的两个朋友所在的影者狼营地的话，还有件事你也该想想。我也是有自尊的，马克斯·亨特。我是个分队指挥官，绝不会让我的手下产生哪怕一点点怀疑，以为我是由于个人原因而耽误了和他们相认。永远不可能。特别是在他们经历过那一切之后。”

“我听见了。”亨特平静地答道，溜进了另一处阴影，“明白。”

“很好！很高兴我们把话挑明了。如果你没注意到，我要提醒你，我们经过的每一处水域都冻得冰硬。”

一阵低沉的男中音笑声在峡谷里回荡，“看来，你至少考虑到这点了。这下我感觉好多了。稍微好了点儿。”

“不，我没有考虑！”她喊道，声音违背了自己的意愿。

“说实话，萨莎。你已经考虑过后续问题，得出了一个否定的结论。这我可以接受。我跟你说过我从不说谎——我更不可能欺骗自己。”

“滚蛋吧你，马克斯·亨特。”

他歪着脑袋从阴影中走了出来，把背包扔到了雪地上，“乐意从命。”

她掏出手枪指向他，而他只是笑，还露出了獠牙。

“我说过，我尽量不对自己撒谎，而且我的状态也不是很稳定。”

她盯着他，但没放下武器。他似乎对面前的枪口一点儿都不在意。

“我们必须在这里扎营。我得吃点儿东西了。”他说道，然后疲

惫地叹了口气，打量了她一眼，“你不是唯一一个遇到部落难题的人。你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对吧？”

“咱们接着走。”她从牙缝里挤出一句。

“随你便。”他镇定地说，开始拉开外套，“这里是麋鹿的乐土。”

“这么说你不走了？”

他不怀好意地笑了笑，“不走。”

她转过身，把枪塞进枪套，决意不让他看见她的手在颤抖。听到他拉开牛仔裤的声音，她愤怒的脚步变成了在雪地上肆意的跺脚。

“你需要个向导。”他在她身后喊道，“他们会一直躲着你，直到能闻出你是个没有敌意的部族成员为止……当然为了安全起见，也会把你的人藏起来。”

“那就别再跟我捣乱，快点儿过来！”

她喊道，却没有回身。此刻她的神经最受不了的就是看到亨特黝黑而结实的身体。不管怎么说，他们从来没有正视过这个问题，那争论又有什么用呢？他认为自己是个勇士，而她是个士兵——对亨特而言，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勇士选择自己的任务和命运，而士兵则接受命令。问题是现在她要面对两个领导层。身为族群的女首领，她，也是一个勇士……而且按照超自然世界的法则，她的部族身份在任何时候都位于任何军衔之上。

对，那又怎么样，她仍然在为上司工作，而他却我行我素惯了，率领着一个本地族群和该死的北美部落。如果亨特因阻挠某项寻找失踪的生物危害品的重要任务而被送上军事法庭的话，估计法庭是不会接受亨特的辩辞的。哦，对了，那样他会大受欢迎的。就像试图跟联邦政府争论税收问题一样——必输无疑。

一想到这些哲学方面的辩论，萨莎不由恨得咬牙切齿。她在雪地中艰难地跋涉着，尽量不去想亨特隐藏在阴影中诱人的裸体。他的银链和琥珀项坠挂在坚硬如石的胸前一定漂亮极了——不过她是绝不会过去的。

对她而言，有些事情是关系到个人的行为准则的。作为一名士兵，是以工作至上的，没有时间来放纵私欲。军方才不管什么月亮的盈亏，潮涨潮落，影者狼的月经周期，某人体内血液的热动或者抑制一声号叫所引发的刺痛。她甚至不应该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以她的上司所知，她也不应该——至少不是以影者狼的身份存在。她和队里其他的成员都是实验室的错误产品，为了不被列入一级通缉犯的名单，她必须时刻保持人形。

“萨莎，你绝对不能穿着那些装备再跑了。”亨特喊道，比她想的距离要近很多，“在满月之下，控制你的狼和束缚在这么多层衣物里继续前进所消耗的热量会让你累垮的。这很危险！”

“去死吧！”他知不知道她和霍兰德博士费了多少心思才让特种部队司令部的指挥官们相信她需要有独立的预算、自己的特种兵超自然分队，以及不监控像他这样所谓的线人？

“我不会在这里脱衣服或者换衣服！”

“那就放慢速度，走过去。”

“好啊。那样的话，你就跟我走吗，还是不走？”

萨莎把速度减慢成小跑，大口喘息着。冰冷的空气刺痛了她的肺。讨厌，亨特说得没错，她的身体越来越热。剧烈的疼痛让她费好大力气才能不哭出声来。她能感到亨特正在犹豫不决。他虽然宣称要宿营，吃东西，却跟在她身后左右为难。这就是问题所在，他

们两个都左右为难。但是她必须记住有些生命正濒临危险——人类的生命。她应该用博士研制的药，不过那样的话她就看不到超自然世界的很多事情，可她需要了解那些。停药一周后，她就能看见精灵的气场。两周以后，她就能看得到来自龙之王国的人皮肤下面隐隐的鳞片了。如今不等看见幽灵，她就能凭借神经系统感觉到他们的存在，后脖子上的毛发直立起来。没有药物扰乱她的感知能力，她在半英里之外就能闻出其他变种人，特别是狼人的气味。而吸血鬼还没现身之前，她就开始咆哮了。药物或许能减轻这种灼热的痛楚，但是对她在奥尔良的任务绝对没有什么好处。

最根本的是，她必须保持注意力集中——得把费舍和伍兹从加拿大边境找回来，然后按原路返回，去参加奥尔良的盛宴，不管亨特与狼人部落或者狼人在东南亚地区的首领将军之间有什么过节。

看样子，总部还不知道费舍和伍兹已经活着逃出了阿富汗。只有博士知道真相。罗德变成狼人的画面突然闪现在她的眼前，一想起他死在自己的枪口之下，她就闭上了眼睛。罗德·巴特勒上尉不只是个普通战友，还曾经是她最亲密的朋友，亲如兄妹。击毙自己好友的画面时常萦绕在她的脑海中。

亨特显然不明白她的心思。还有上百个决定要做，比如说，是该让费舍和伍兹保持死人的身份，还是该告知军方这两个家伙的DNA里面只有一点自然狼的基因，对人类不会构成任何的威胁，怎么做会更安全些呢？

亨特既没有回答她，好像也没有跟在她后面。她有些恼火地冲他喊起来，却发现自己的声音落在了光秃秃的树干和冰硬的土地上。

“我的人绕了大半个地球才被转移到这儿，而且自打我说服基地

的上司，拿到自由行动的许可已经过了快一个月了。如今我却要迟到了，还——”

“时间的流逝对他们有好处。”一个平稳而低沉的声音在她耳后响起，近得她都能感觉到他的呼吸，“他们跟你一样，需要时间来了解自我。我族里的弟兄在教他们学习影者狼的行为方式。”

“哦，太好了。很好，功夫先生。”她边说边加快了速度，“这么说有人会跟他们说明我所谓的状态了。唉，你知道吗？你真是让我烦透了！我可不希望我的人了解得那么清楚。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些事情是需要保密的？”

“他们是闻不出来的，只有其他的影者狼能闻得到。他们只是信使。”

“知道你的人能闻出来会让我感觉好点，是吗？”萨莎跑得更快了，虽然不确定方向，却不想停下来。

“他们知道你是我的爱人。而且，终身为伴的情侣之间发生的事情是很自然的。明白吗？没什么可害羞的。”他的声音从她旁边的阴影中溜出来，夹着一阵暖暖的气息吹拂着她的耳朵，她转头避开了，“别的他们就不会知道了。”

“我们早就说过这事了，亨特！我说过我还没准备好接受终身伴侣的约定。我们是爱人，没错，族里的伴侣，但是——”

“在月亮下做决定吧。在你需要的时候跟我做爱并不是软弱的象征，也不是什么罪过，成为我的伴侣更不是什么坏事。让族人，甚至整个部落，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他们没必要了解我们是怎么界定这份关系的。这无关紧要，只要你我知道真相即可。就是这样。”

“什么？”她停住脚步，双手抱在胸前，“简直是胡说八道。这

关系到尊严问题。当我遇到一个新的部落时，我要求受到尊重——这才是关键所在，先生。我不能手中没有合法的权力就跑到新奥尔良去，在流言飞语中参加国际外交会议，而且——”

“为什么你的身体一方面遵循着古老的影者周期的自然规律，另一方面又认为拥有一个伴侣有失你的尊严呢？我搞不明白。”

她跟随着他的声音变换方向，“因为它就是这样——别想混淆这个问题。”

“怎么会呢？西方父权制思想中的女性弱势的概念并不普遍，更不能强加到对这一概念完全不理解的文明之上。一个强壮的女影者就是一个强壮的女影者。她的生理变化只会让她更强大，更动人……绝不会影响她的权威。你是我族里最强的女人，萨莎——即使你还没有答应做我的终身伴侣。虽然我不愿意看到你在部落里争权夺势，当上北美部落的女头领，但我毫不怀疑你一定能胜出。我很钦佩这一点。”他停顿了一下。他的话音在树林间回荡，她竖起耳朵循着他的踪迹。她听得出他很紧张。

忽然间他的声音如同一阵爆炸从阴影中钻了出来，充满了力量和激情，把她吓了一跳，“影者部落国际联合会，甚至是狼人部落，都会以无比的敬意对待一位处于发情期的女首领——至于古怪的精灵议会和那些来自神话中的小集团和幽灵封建领主们，去他们的吧！你也知道我们对吸血鬼卡特尔不屑一顾。我怎么说你才能明白？”

萨莎闭上眼睛，默数到十，才厌烦地低声嘟囔道：“噢，天啊……真难以相信我居然站在这该死的树林里跟一头公狼争论哲学问题。”

一声愤懑的低吼使她睁开了眼。“我也不相信这场对话，萨莎。

这样毫无意义——特别是在月亮变圆的时候。”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她大喊道，忽然开始为自己辩解，连她自己都莫名其妙，“又不是我自己要求的。这是我第一次感到这么失控——为什么偏偏是现在，为什么是我有一大堆事要应付的时候？而且，我是在习惯于把事情分门别类的西方世界长大的，又怎么样！”她气得话都说不利落，开始在原地打转，“为什么是现在？真不是时候——该死！”

“因为我。”一个低沉的声音在树林间回响，离她越来越近。

“开什么玩笑。”她倚着一棵树，闭上眼睛，开始感到疲惫重压在肩头。

“我得告诉你多少回你才信？我从不说谎。”

如果不是这么烦心的话，他抱怨的语气一定会惹她发笑的。“对，对，对。好了。”她嘟囔道，“你外祖父说过这第一次的发生是因为我终于跟自己的族人在一起了。”

“没错。”低沉的声音从附近响起，“你和我已经有过亲密接触了，你的感官对男影者的外激素更加敏感了……如今你的身体也在逐渐适应人类之外的生物——每一个月相都会如此。”

“每次月亮变圆的时候？你一定是在拿我开涮。”

“不是……正如外祖父对你说的，只要到了你的时间……我已经服过草药了，所以你不必担心，在你准备好之前，是不会怀孕的。”

“那么说，我该庆幸每三个月才会有一次这种感觉。”她回了一句，得到的回应却是可怕的静寂。

萨莎一把推开身旁的树，竖起耳朵倾听亨特的声音，然后重重叹了口气，“好了，我很抱歉——我不是那个意思……对你或是孩子。

我只是痛恨不能控制自己，好吗？”

还是一片寂静。如今她还得对付一只受伤的狼？哦，求求你！处于这种困境中的极致疯狂终于迫使她仰头长嚎。

“你以为只有你痛恨不能控制自己吗？”一个紧张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

她朝身后看了一眼，慢慢转过身去。一个黝黑而俊美的身躯从阴影中走出来，眼中闪耀着深邃的金色火焰。美得令人窒息。他距离她不过三英尺远，脖子上挂着一根银链，系着一块巨大的蚀刻琥珀，与她戴的那颗遥相呼应。她只能呆呆地看着他，肌腱在被月光映成蓝黑色的光滑皮毛下面收缩运动。接着，一如突然出现在她眼前一样，他转眼又不见了。

这一幕为什么令她疯狂，她不知道。为什么只瞥见一眼他的狼形，就把她的狼引诱了出来，她永远都不会知道真相。但是，她的背包落到了地上，她在奔跑中脱掉了衣服，几乎是在笑声中释放出她的狼，去追逐树影中的他。

当原始的冲动占据了她的大脑，他们的任务变得模糊起来。对，他们必须找出撒播狼人病毒的黑市源头。是，他们还得查清楚在狡猾的德克斯特逃脱以后，纪尧姆和德克斯特那个叛逆团伙中是否还有其他的活口……需要了解吸血鬼在所有这一切里面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她从来都不相信这帮家伙。还要跟她在暗地里活动的那些同僚见个面，连她在北美航空防御司令部的上司都不知道他们的秘密行动……可是控制着她的这个东西已经深深地融在她的基因里面，她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战胜它——而且她确实努力过了。

亨特朝一片没人涉足过的雪地跑去。那是一个孤独的山坡，披